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五

起柔兆閹茂盡柔兆君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謚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纘之

字曰

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

石四府掾屬三署郎

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絹翻

四姓

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

此時蓋以

梁氏八四姓陰實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

當以次賞進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此節后臨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遊學增盛亦

千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

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議從此出子盡以為千名蹈利之徒

可乎答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間無其人則不可然互相標榜者實千名蹈利之徒所為也禍李膺諸人

者非太學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郭泰仇香亦游太學奉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為

八顧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尚歟抑香隱德無能名歟

五月庚寅徙樂

安王鴻為勃海王 海水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

天下 帝少而聰慧少詩照翻嘗因朝會目梁冀曰目者貶目而注

視之朝直遙翻此跋扈將軍也賢曰跋扈猶彊梁也余按爾雅

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注甚鄙淺茲不復錄詳見辨誤冀

聞深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

進之煮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并也搜麥麴使合并也東

麵內則諸饌不設麴麴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餅也黃庭堅文煮麥深注湯帝苦煩盛使促

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

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

吐土故翻嘔也

語未絕而崩

年九歲

固伏尸號哭

言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

也號戶高翻

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推舉者劾舉其侍疾無狀而推

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弑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兇豎之將議立嗣固與

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

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

國祚三絕

賢曰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凡三絕

今當立帝天下重

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

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

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中合衆

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孟子之言為于偽翻昔昌

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折而設翻自非

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

元年幾居希翻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就冀而言

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

立嗣關天下國家之大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

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蒜於質帝為兄

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臚陵如翻

宜立為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

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

惡烏路翻

初平原王

翼既貶歸河間

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

之

蠡吾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順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

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

妻七細翻

徵到

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

未有以相奪

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

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

說翰為翻下同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

秉攝萬機

賓客縱橫

橫戶孟翻

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

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

重直用翻再也

冀意氣凶凶

凶凶言意氣惡暴也

言辭激

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

懾之舌翻

皆曰惟大將軍令

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

立

以衆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

復以書勸冀

復扶又翻

冀愈激怒丁亥

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為殺李固杜喬張本

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

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

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

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

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賢曰靜陵

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

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賢曰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

宮故曰合於乾位掾俞絹翻

易經龍戰之會

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于陽也

陽道

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

朝直遙翻

割除私欲廣求

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

遠于願翻為于偽翻

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

喻其安而無傾

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式用也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

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樂巴等冀不能用穆

暉之孫也

朱暉事章帝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

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廟曰清廟陵

曰樂成陵

樂成縣屬河間國

蠡吾先侯曰孝宗皇

沈約曰謚法所不載者如

孝崇皇之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賢曰博陵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

縣西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璽斯氏翻

綬音受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匱氏為博園貴人

匱音偃史記匱

姓咎繇之後貴人諱明本蠡吾侯之媵妾博園博陵寢園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

為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討揚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

太尉胡廣

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謚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

注志之字曰意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譙縣屬沛國見賢遍翻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為阜陵王

阜陵王延傳國五世至代代薨

無子國絕今以便紹封道才由翻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

太尉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

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之

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

喪息浪翻

羣臣側

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賢曰回邪也撓曲也撓音奴高翻

由是朝

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

弟蠡吾侯惲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惲苦回翻

詔以定策功

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

按廣傳封涑陽

縣之安樂鄉樂音洛

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

安國亦亭侯

又封

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

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杜喬諫

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

貞幹之臣

貞與楨同幹與榦同榦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遙翻

典誥之

篇哉

謂封爵之典策詔誥以授有功具有故事

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

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

位天人屬心

屬之欲翻
下冀屬同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先悉
薦翻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

孽魚列翻
紱音弗

其為乖濫胡可勝言

勝音升

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

詰去
吉翻

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

前書音義
曰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

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喪息浪翻
景翻

省悉
考異曰

喬傳此章在為太尉前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考

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歷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

八月字 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漢書

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為二萬斤儀禮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製雖異為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 冀屬喬舉汜宮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

為尚書

屬之欲翻汜符咸翻姓也皇甫謐曰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氏焉

喬以宮

為臧罪不用

臧古贓字通

由是日忤於冀

忤五故翻

九月丁卯京

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官

共譖杜喬於帝

賢曰官音工
喚翻又音官

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

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

賢曰抗舉也宗祀
祀大宗之祀也

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鮪子軌翻

妄言清

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鮪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

曰當立王為天子以嵩為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

文鮪誅之有司劾奏鮪

嵩工老翻刺七亦翻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坐貶爵為

尉氏侯

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

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

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

冀遂收固下獄

下邳稼翻

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

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

要讀曰腰鈇斧也鑕

音質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

前事即文鮪事也

大

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

為于偽翻
坐才卧翻

祐謂融曰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言為

冀誣陷忠良將
無顏以見人也

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

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

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賢曰文帝宣帝皆羣
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
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復扶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又翻

曰早從宜

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

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

騎至其門

騎寄翻

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

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爾雅曰四達謂

之衢城北即夏門亭也臨力鳩翻哭也

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

鉞

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

右秉鉞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

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卿曹何等腐生

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

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

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耶太后聞

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

掾俞絹翻號戶刀翻

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或曰到雒陽著故赤幘託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遑息也

為夏門亭吏

吏著赤幘著則略翻

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

執之以聞

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

太后赦之匡因詣

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

喬喪還家

喬家河內

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

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卒子恒翻冀

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

樂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穆於大將軍府掾為高第也

是

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車音尺遮翻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辰

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國

安帝

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

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楯食尹翻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顯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

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

五月癸丑北宮掖庭

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

為甘陵

以孝德皇陵為國名

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

經縣

屬安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

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

于天市

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彗星除之為徙

市易都亭蒲內番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

庚寅地又

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

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朗陵侯相

荀淑卒

朗陵侯國屬汝南郡

淑少博學有高行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

當世名

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泣事明治

治直吏翻

稱為神

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賢曰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翻專本或作

專音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稱尺證翻

所居里舊名西豪

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

里曰高陽里

杜祐曰潁川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西豪里更工衡翻潁陰縣屬汝南郡

淑縣人也姓譜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為氏左傳有齊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鎮碑曰其先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又有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皆其胄也按姓氏志皆以為出於齊

大夫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蒼舒隕斂檮戡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隕徒

回翻

斂五才翻

一音五

回翻

韋昭音

瑰檮直由

翻

韋昭

音桃戡

以善翻

韋昭以震

翻厖莫江翻

降戶江翻

厖性簡亢

亢口浪

翻高也

無所交接

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

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

於單微

單獨也孤

也薄也

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

行下

孟翻

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

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

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

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

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

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

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注郡有文學守

助掾六十人掾俞絹翻

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賢曰檄板書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

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

外署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曰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不足以塵明

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

賢曰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倫謂衆

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

偽為于翻

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

比毗至翻少詩治翻

此咎由故人畏憚

彊禦

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詩

曰不畏

彊禦

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

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坊音防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

其德後為太丘長

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

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

本司官行部

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

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

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以沛相賦欽違法解印綬去

相息亮翻
欽力贍翻

吏民追思之鍾

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

好呼

到翻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

性

瑾李氏之出而
退讓故脩云然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論語
孔子

以此言復以膺妹妻之

妻七
細翻

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第於是何太無阜白邪

阜白易分無阜白言無分

別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

李膺字元禮膺祖脩為太

尉父益為趙相

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

惡

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

趙音

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

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車駕

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

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

襄城陽翟

二縣皆屬潁川郡

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

漢制公主儀服同公

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纁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長知兩翻

壽善為妖

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

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妖於驕翻

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

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

得出

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

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

藏徂浪翻下守

藏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

輦車遊觀第內

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

多從

倡伎

倡音昌伎渠綺翻

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

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

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

生兔刻其毛以為識

調徒弔翻識職吏翻

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

有西域賈胡

賈音古

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

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

謂姦民及亡命者

或取

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

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

校戶教翻

饕土刀翻

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

賈曰籍謂疏錄之也

被以他罪

被皮義翻

閉獄掠拷

掠音亮拷音考

使出錢自贖賫物少者至於死扶

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

士孫姓也奮名也

冀以馬乘遺之

乘繩

證翻遺于季翻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

藏祖浪翻

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

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鏐

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

貲財億七千餘萬

摯虞三輔決錄曰士孫奮家貲一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為億也

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

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妻然

不以道妻之曰略橫

所在怨毒

毒痛也

侍御史朱穆自以

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賢曰申國之伯周宣王之

元舅位為羣公之首

賢曰冀絕席於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

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

賢曰水災及蝗

也蟲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調徒各言

官無見財

見賢通翻

皆當出民榜掠割剥彊令充足

榜音彭掠音亮

彊其兩翻

公賦既重私歛又深

歛力瞻翻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

聚無厭

厭於鹽翻

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

迫切之求

賢曰賊殺也箠止崇翻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

尊府指大

將軍

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

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

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事見上卷幾居

希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

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悉外非守國

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

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

賢曰即就也

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

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

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

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

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朝直遙翻橫戶孟翻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

其子弟賓客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

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

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

樂安郡本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

為樂安國屬青州

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

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脩武縣屬河內郡

時皇子有疾下郡

縣市珍藥

下邳稼翻

而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晉本草

曰牛黃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

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今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即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香為佳又云此有兩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剥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

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

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

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園貴人曰孝崇后宮曰

永樂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

置太僕少府以下

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 秋七月

梓潼山崩

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
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

省即

禁中

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

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劾戶縣翻
又戶得翻

有詔以一

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
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

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好呼到翻
喜許記翻

梁冀疾之轉不

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

不勝冠帶

勝音升

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

隙遂讓位歸第與第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

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

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

言過其門因而謁之
禮不專也見戶雅翻

冀諷有司

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

不殊

刺七亦翻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

尹梁胤府舍

考異曰表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

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

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

軒鑾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

家為徵舒所弑齊莊公如崔杼之家亦為杼所弑

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

璽斯氏翻紱音弗

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

宣帝時任宣生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

為逆發覺伏誅任音壬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任音壬

司徒張歆罷以

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

司馬毛愷

敗蒲邁翻

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

之敦徒門翻

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

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

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

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

快不自覩

賢曰快音他沒翻快忽忘也

或荒耽者欲

者讀曰嗜

不恤萬機

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

賢曰厭飫姦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岐路莫適

所從

爾雅路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

也適丁歷翻

或見信之佐括囊守

祿

賢曰易曰括囊无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

祿而已

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

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伊鬱而誰語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

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隘翻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

又復扶翻

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

壞枝柱邪傾

賢曰綻音直覓翻禮記衣裳綻裂細歲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綻釋補縫

也韓詩云破襖請來綻是其義也柱陟柱翻

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賢曰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

也余謂權秤錘也執權者隨物之輕重為權之進退以取平也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

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賢曰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

濟時之要彊其兩翻背蒲妹翻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

公以節禮

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

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

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葉式涉翻

非其不同所

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

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

倚奪

賢曰倚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

習所見不知樂成

樂音洛

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

其遠者或矜名妒能

妒與妬同

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契息列翻復扶

又翻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

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治直吏翻

何以明其然也近

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

破姦軌之膽

左傳曰亂在外為軌為姦在內為軌

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賢曰密靜

也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見賢通翻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

以墮損

卒子恤翻墮讀曰墮

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

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

之功

懿美也

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聖人能與世推移

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

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

平城之圍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薄非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

也戚鉞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為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祕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同治平亦同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

賢曰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

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近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

縣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
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草厚而筋篤用此
自快故稱熊經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

教除殘是以梁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

也供音恭養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

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說文曰駘馬鈍也音達來翻毛晃曰駘脫

也四壯橫犇皇路險傾賢曰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鞬輶以救

之豈暇鳴和鑾調節奏哉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翻勒

馬轡輶車轅轡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轡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昔文帝雖除肉

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

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

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

崔瑗見五十一

卷安帝延光四年瑗子春翻

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坐才卧翻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

哀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且苟

目前之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

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
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
之辭杜預曰糾攝也
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章帝元和元年分
東平國為任城國

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
之姪也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西都中
世以後

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

特進胡廣太常

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崇冀

微黃瓊之言殆哉

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

又其子脩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

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

蕭何唯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何嘗謁讚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讚與賓贊之贊同悉以定陶陽

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

賢曰冀初封襄邑縣冀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成是

為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

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賢曰絕席

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

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殺初西域長史

趙評在于寘病癰死

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寘徒賢翻

評子迎喪道經

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

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

著陟畧翻
創初良翻

故致死耳評子信

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

敦煌徒門翻
傳作司馬達

考異曰車師
今從于寘傳會

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

隱度也覈
考也實也

敬先過

拘彌成國復說云

復扶又翻
說翰芮翻

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

可因此罪誅建

謂以評死
為建罪也

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

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

供具宴饗
之具也

或以敬謀告

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

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

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
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寔侯將輸
夔等遂會兵攻敬

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夔蒲北翻

敬持

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夔不聽上樓斬

敬縣首於市

縣讀曰懸

輸夔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于

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寔帝不聽
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寔令自

斬輸夔

開于寔國人自新之路仍募使斬輸夔也夔蒲北翻

時輸夔死已經月乃

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

斷丁亮後知其詐而竟

管翻

不能討也

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

甲辰孝崇皇后匿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飲送

制度比恭懷皇后

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歛力贍翻

五月辛卯葬於博

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

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水經注

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

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十一卷順帝永

建元年濟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

流冗者數十萬戶

冗散也而隴翻

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

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有至自殺或死獄

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國屬冀州喪息浪翻

僭為玉匣穆

下郡案驗

下邳稼翻

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不以趙忠玉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為罪昏暗之君

豈有真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戶教翻

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

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

處昌呂翻

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

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

羅取殘禍以塞天意

塞悉則翻

由是內官咸共恚疾

內官即中官恚

於避

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禪而被共鯨之戾

共音恭

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賢曰尚書放驩兇于崇山孔安國注

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驪頭之國帝堯葬焉
郭璞注曰驪頭驪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當今

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於

其口也

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賢曰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

呼喻

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喻與吸同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

亢音抗

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

惡烏路翻好呼到翻

徒感王綱之

不攝

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

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

深計臣願黥首繫趾

賢曰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銕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銕

代

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

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為

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

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

嚴皓不相得

戊己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西域傳曰和帝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

忿

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民畔阿

羅多詣漢吏降

前書車師後國有擊胡侯漢賜印綬降戶江翻下同

阿羅多迫急

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王軍

就質子卑君為王

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

煌質音致

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

復扶又翻

頗收

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

告示

開信者開以丹青之信

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

降戶江翻於

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

與之

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喪

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海朐山崩

賢曰朐山在今海州朐山縣南

乙卯封乳母

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

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為司

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校戶

關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泰山琅

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

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

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賈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

曰檀車嘽嘽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

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陶蓋用此

檀車事言桀紂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

伐之亡國之事不接於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毛

氏詩傳曰檀彊韜之木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

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檣故里語斫檀不諦得繫迷

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繫檣故齊人諺曰上山伐

檀繫檣先殫蓋檀木彊韜可為兵車嘽吐丹翻涼力尚

翻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

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陞

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

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艾刈小民

艾所銜翻

虎豹窟於麋場

賢曰

鹿子曰麋音研奚翻

豺狼乳於春園

乳人喻翻產也

貨殖者為窮寃之魂

貧餒者作饑寒之鬼

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

死者悲於窀穸

杜預曰窀

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窀株倫翻

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

長懷太息者也

朝直遙翻為子偽翻

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

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

趙高以車府

閭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

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

而不顧

離力智翻

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

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

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

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選本朝夾輔王室

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

免居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賢曰不時謂不合於時也

猶冰

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

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夏南陽大水

司空房植

免以大常韓續為司空

續以淺翻

巴郡益州郡山崩秋

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

莫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

異曰帝紀作左臺且渠伯德等叛今從張英傳

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

復扶又翻

種章

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

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

水經注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

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

出軍更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

此即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

龜茲縣

前書上郡龜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使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俱共擊莫健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與馬二十

匹金鐻八枚

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韻書曰鐻戎夷貫

耳與於諸羌前以酒酹地

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翻余謂蓋自誓也

曰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

此八都尉率好財貨

好呼到翻

為羌所患苦及真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屬國都尉

初

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

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彈汗山歆仇

水上

汗范書作汗
歆音昌悅翻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

抄楚
交翻

扶夫音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

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

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
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璽

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

怪連年

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

羸長

羸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治直之翻掾俞絹翻長知兩翻

賊聞其

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

之主者爭謂不可

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

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

謂之潁川四長

賢曰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

翻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

熲古

翻迥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

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

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

拜議郎

司寇二歲刑璽斯氏翻

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

熾熾尺志翻

令

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

段熲傳作訟帝紀作頌作

頌為拜中郎將擊舉實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

降散

降戶江翻

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封梁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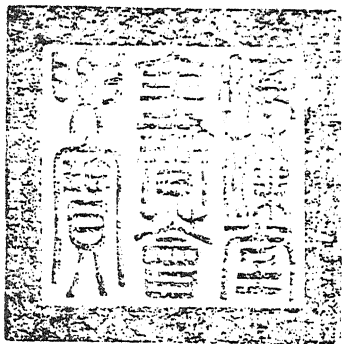
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

城父縣屬汝南郡
考異曰袁紀馬

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
馬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六

起彊國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

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

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

死

守式又翻
兒五分翻

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

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

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下邳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

比毗
至翻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

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賢曰

詩曰大賂南金和玉
卞和之玉礫即狄翻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

羲之純德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去洪荒

之世未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遠故其風朴畧

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

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

鵬賦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之言

厭於鹽翻夫欲民殷財阜

楊子曰君人有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役禁奪

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賢

鑿刻也音口結翻

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瞰苦鑒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

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飮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烏鈔求飽

鈔楚交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

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卒讀曰猝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斬也窮匠謂如驪

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高

遠呼

呼火故翻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

救其危也

言雖錢大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

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寇益陽

益陽

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韓續為司徒

續以

善翻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

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

收考授

諷雒陽令收考之也

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

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今從范書

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

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鄭玄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陸佃曰雩雨不雨未定也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

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

廣成苑在河南新城

縣

遂幸上林苑

此上林苑在雒陽西

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

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

軍

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暠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

其事分著前後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

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擢

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

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爾雅翼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壅壅

壅秦音翻賢曰壅音覺又音確土薄也

民數

更寇虜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祖更同

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

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賢曰更謂卒更

錢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焉於

古公

西伯天下歸仁

古父宣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

至豈復興金輦寶以為民惠乎

復扶又翻

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

中官

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

懼逆上旨取過目前

過度也

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邊番凶悍

悍下罕翻又侯肝翻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

單於豺狼之口

單與殫同盡也

功業無銖兩之效

十銖為銖二十四銖為兩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

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長知兩翻

政未踰時功效卓

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去羌呂翻

又宜

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

翻校戶

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租賦

也更役也更

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邊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

易

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

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為于偽翻

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

言重足而立也

重音直龍翻

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

為北中郎將

按奐傳即護匈奴中郎將

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

燒度遼將軍門

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陁煙火相望兵衆

大恐各欲亡去，負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

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

誘音酉

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

屠各，匈奴別種也。屠

直於翻，帥所類翻。

襲破其衆，諸番悉降。負以南單于

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

谷蠡

音鹿

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

還庭。

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

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今以來，一心向化，宜厚宥之。考異曰：「索紀元康元年四月，中郎

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

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

沮在

呂翻賢曰：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音徒了翻。

不為諸羌所畏，坐徵還。

種暉為度遼將軍。

種音冲，暉工老翻。

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

為尚書。

復扶又翻。

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

不省。

省悉景翻。

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東都之臣以死

攻外戚者鄭弘、陳龜二人而已。

種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羌。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

質音致。

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羌皆來順服。暉

乃去烽燧除侯望

去羌呂翻

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蠶陵

賢曰蠶陵縣屬蜀郡

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

執

姊順烈皇后兄大將軍翼也蔭庇也令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根也

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

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

鮮息淺翻帝

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

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一王

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叙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譙蔽固後宮寧復有此制乎

后

益憂恚

恚於避翻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

后於懿陵

賢曰謹法溫知曰獻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

皇后

冀祖雍封秉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秉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穎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

馬穎陰侯胤子桃城父侯是七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

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

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教

翻冀專擅威柄

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

賢曰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微

必知其四方調發

調徒

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賢曰

上第第一也

乘輿乃其次焉

乘繩

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

路相望

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

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

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

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

宛於元翻

之官辭冀冀賓客

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

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謂補

朝政之闕也處昌呂翻朝直遙翻

自侍坐以來

坐但卧翻

未聞稱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
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之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
則退

蔡澤之言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鮮息
淺翻

今大將軍位極功

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

縣讀
曰懸

高枕願神傳曰木實

繁者披枝害心

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
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若不抑損威權

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

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

好呼到翻

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

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

移檄禽捕

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敕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

遂誅武家

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

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

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

十餘人

人從才用翻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戚

箴白鵠賦以風

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

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女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
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頽虧貫魚不
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徇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地剝至親並后匹嫡淫
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
是刺德用不恤暴辜惑婦拒諫自孤蝮蛇其心縱毒不
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怨人謀鬼圖甲子昧爽
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
相率以禮而競弊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
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如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丘戚
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鴆子身乃
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歆微無
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
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
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深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
切故具載之懽音呼風讀曰諷

樂聞譏諫之言

樂音洛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令將軍

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

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

塞悉則翻

杜蔽主聽將使玄

黃改色鹿馬易形乎

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指趙

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

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

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

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幾居

希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與讀曰豫

帝既不平

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

生女猛

從才用翻

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

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

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

賢曰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

姓也敗

補遺翻遣客刺殺之

刺七亦翻

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

赦相比

賢曰相鄰比也此音毗至翻又音毗

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

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

小黃門史唐衡

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

者誰乎

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

衡對中常侍單超

單音善

小

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

悺工喚翻
又音給

中常侍徐璜黃

門令具瑗

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菴翻
曰官者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

考異

常私

忿疾外舍放橫

橫戶
孟翻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

曰梁將軍兄弟專朝

朝直
遥翻

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

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

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脇

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齧

超臂出血為盟

蓄倪結翻噬也

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

言

復扶又翻

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

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

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行宮

省故敢然惲於粉翻

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

言欲謀逆

不由軌道也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

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

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刀翻

欽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騶

賢曰騶騎士也余按續漢志太

僕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曰未央廐主乘輿及廐中諸馬後又置左駿廐令別主乘輿御馬未央廐卒

騶二十人石駿廐從可知也

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

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

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

盱音吁

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

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

長知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

校戶

教翻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

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

百餘人朝廷為空

偽為于翻

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為皇

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家帝惡梁氏

惡烏路翻

改皇后姓為薄

氏

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

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

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

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

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

東武陽侯左官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也

仍以官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

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

賢曰尹勲宜陽都鄉霍諱鄴都亭張敬山陽曲鄉歐陽參脩武

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寬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

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

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與避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姓是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

郡素行暴汚至死徙者十餘人

行下孟翻

海內翕然稱之瓊

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滂普郎翻少詩照翻

嘗為

清詔使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注云孟三公府有清

詔員以承詔使也使疏吏翻

案察冀州

滂傳曰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

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

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塞悉則翻

會詔三府

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職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掾

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刺史二千

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劾戶果翻又戶得翻

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哉

汙鳥故翻

間以會日迫促

會日謂三府掾屬會于朝堂之日也

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

參考以究其實也

臣聞農夫

去草

去羌呂翻

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

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詰去吉翻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

處士

處昌呂翻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姓譜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以為氏

汝南

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曇徒含翻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薦五

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蕃已為光祿勳今置

在是年從范書

帝悉以安車立纁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去廣名從袁紀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

免不辭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持設一

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

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

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常於家豫炙雞一隻

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晒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所

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

置前醖酒畢

醖株衛翻
酌酒也

留謁則去

謁猶
刺也

不見喪主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

聞音問

常同被而寢不應

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

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

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

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

求見徵君

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
嘗蒙徵聘故稱為徵君

叩頭謝罪還所略

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勞力到翻

帝既徵肱不至乃下

彭城

下邳稼翻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閣以被韜面

賢曰

韜藏也

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玄孫

也

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

苦身修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

修世務墨繼母苦烈墨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

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法帝又徵安陽魏桓

安陽縣屬汝南郡

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

去乎

去羌
呂翻

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

於諸子何有哉

賢曰若忤時強諫死而後
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

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

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

列校謂北軍五校尉郎
將即三署中郎將校戶

翻赦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

上時掌
翻下同帝

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

與讀
曰豫

進封高鄉侯又封

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白馬

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也并

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

猶召家臣搃殺之耳

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搃乙革翻

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

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謂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西

北列將得無解體

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

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不經御省御進也

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翻猶今言

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下

省審也

豫翻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

都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監左

右都候劔戟士防送雲詔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盧獄

使中常侍

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

忠諫獲罪

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

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恐周昌

不諱之諫

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

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事見三十二卷

成帝元延元年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謂暴如商受剖

賢人之心也復扶又翻下同

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

漢官儀曰雒陽市長秩四

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郎中上官資並上疏

請雲帝恚甚

恚於避翻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

蓋三公及尚書奏也

詔切

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濯龍池在

濯龍園中近北宮

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杜

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

慙陟降翻

帝謂霸曰帝欲

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使小黃門可其奏

雲衆皆死獄中

霸跪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

於是嬖寵益橫太

尉瓊自度力不能制

橫戶孟翻度徒落翻

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

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

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

朝直遙翻

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

復以直道繼踵受誅

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

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

將衰乃陽毀示忠

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

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周永

與尹勲同封
侯注見上

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

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

以要爵賞

要一遙翻

陛下不加清徵

范書黃瓊傳徵作激激與澄同譬之水也若清

激則塵翳在上渾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

審別真偽

別彼列翻

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粉墨雜糝

糝汝救翻

所謂抵金玉於砂礫

賢曰抵投也音紙

碎珪

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

瓊父香為尚書令甚

為和帝所親重荷下可翻

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

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

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

十

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

羌寇隴西金城塞

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破

之追至羅亭

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

斬其酋豪以

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酋慈由翻

詔復以陳蕃為光祿

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

濟子禮翻

負執

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

百官志十二州刺史皆有

從事史負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

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羽覺其姦捕方囚繫

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

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時教翻

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陷

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第宦者傳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死在

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三年坐救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刺衛

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袁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衛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職是訟種書稱種所生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妄也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

之稽與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斌與結客追種及於太

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第五倫歷

事光明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

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藩屏上國屏必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導之微功

帝以鄧后故錄導破羌之功詔封萬世為南鄉侯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

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緯于貴翻臣知封事已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

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

爵歲時賞賜充給今采女數千女寵盛矣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

貲量也衣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

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為

偽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

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

從千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中主

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

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

與讀曰豫

是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

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

折而設翻

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

臚陵如翻

會客星經帝坐

帝生一星在太微
宮中坐徂卧翻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

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

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

博塞之戲也

上下媾黷有虧尊嚴

媾私

列翻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

嘉訓

處昌呂翻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

遠于願翻

納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

事見上卷質
帝本初元年

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時

變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

本事本謂事之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賢曰

所由生也

太公謂祖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變

父卻也

先事而圖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項難作難乃州郡

之曰豫

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

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賢曰六尺謂李氏

年十五以下

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

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

年梁冀既誅，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重直用。

翻

下重至同。變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

感。傍人姊戒變曰：「吾家血食將絕，第幸而得濟，豈非天

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

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婦人之識丈夫有所不及焉。

變謹

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

而祠焉。

四節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為于偽翻。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

園祕器棺中玉具。

玉具，即玉匣也。

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

起家瑩其後四侯轉橫

橫戶孟翻

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

曰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卧虎唐雨墮

卧虎言無人敢

櫻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徧於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注范書雨墮作兩墮云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皆競起第宅以華侈

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僕從才用翻

兄弟姻戚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

較與椎同音角

虐徧天下民不堪

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

近濟北界

近其新翻濟子禮翻

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

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

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

之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即日棄官西歸唐衡

兄玳為京兆尹玳音玄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

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難乃旦翻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

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安丘縣屬北海郡載與俱歸

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今孟子古註岐所註也其發題辭亦

叙逃難之事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又復扶

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

折而設翻

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積石山

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文縣南

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

而還

帥師類翻降戶江翻下同

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

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

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 九真

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

趾刺史

復扶又翻
夏戶雅翻

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

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

如音紫又
且也翻零

音憐種章勇
翻允音鈗

段頰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

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

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百官志
丙署長

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官
者為之主中宮別處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

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暉為司徒

考異曰素紀在去
年按祝恬薨後有盛

允允免焉為司徒相去半
年表紀誤也今從范書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

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

雍丘屬陳留郡故杞

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

恚可忍

恚於避翻

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

王後

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鄆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

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
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晉書

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
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孛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

原陵光
武陵

已卯京師雨雹

雨于
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

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

岱山在
博縣西

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按二山並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已酉赦天下

司空虞

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捷為屬國夷寇鈔百姓

永初元年以捷為南部都尉為捷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捷居言翻

益州刺史山昱

擊破之

姓譜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

零諸種反寇三輔

種章
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

公羊傳曰減雩旱祭也

公卿已下奉貢王侯半租

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

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一太牢春秋秩

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

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

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資

吐得翻

假借也占賣關內侯

占之

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

錢各有差

緹他弟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

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簡除煩苛

禁察非法郡中大治

治直吏翻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

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

人齋

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朝直遙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

聽事曰府朝

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

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

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

即父老送寵處為于偽翻

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

種章勇翻下同

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

用涼州刺史郭闔貪其功稽固熲軍

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

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頰頰坐

徵下獄輸作左校

下遐
稼翻

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

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

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
一曰庫城也音烏古翻轉

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

復扶
又翻

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

長知兩翻
邠悲中翻

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

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
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

翻

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

冗而
隴翻

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

使疏更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宣國威澤

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生觀郡

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奉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

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鷩其鼠為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鷩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鼠

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即亮翻

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

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

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

賢曰戚憂也是

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

零吾等

監古街翻

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氏羌寇張掖

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零音憐

而道路隔

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

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

木曰菴在野曰廬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

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下同

先是安定太守孫嵩受取狼藉屬國

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

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安定

屬國以御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翕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涼州刺史

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

任音壬

而皆倚恃權

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

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滇音

顛復扶又翻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

東關火

恭陵安帝陵

戊辰虎賁掖門火

賁音奔

五月康陵園寢

火康陵瑒帝陵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

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兵

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

火百官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秋七月己未南宮丞善闢火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父縣賊攻

長沙郡縣

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寧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通典

分寧縣本武寧縣武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是時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殺益陽令

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

度犇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

守李肅犇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

故敢乘間而進

間古覓翻

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

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

刃向爽曰掾促去

掾俞絹翻

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

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

爽門閭

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

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校

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

右校令掌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

有荊州刺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與楚同姓也

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

萬討武陵蠻

緄古本翻

考異曰帝紀三年十二月武

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

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

先悉薦翻折而設翻

緄願請中常侍一

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

詔勿劾

監古銜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

從事中郎

將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

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

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

萬人荊州平定

降戶江翻

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

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

廷不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滇音顛

太尉劉矩

免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

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

惡烏路翻

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賢曰謂以文簿

虛降非真心也降戶江翻

帝璽書誚讓相屬

屬之欲翻

規上書自訟曰四

年之秋戎醜蠢戾

賢曰蠢動也戾乖也

舊都懼駭

舊都謂長安

朝廷西

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

稽音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

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故恥

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

賢曰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庶免罪悔

前踐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

上時掌翻辟毗亦翻

凡此五臣支黨半國

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

怨

郡守謂之郡將復扶又翻將即亮翻

子思復父之恥載輶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譖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

韓元周翻

償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

擔都濫翻

如物出於官則文簿

易考

易以政翻

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遺于季翻

鎮烏孫以公主

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

烏孫王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

昆莫也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

將出即亮

翻

覆軍有五

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于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以馬賢敗

少詩治翻

於射姑山趙冲

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賈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

敗於鸛陰河

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

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

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

郎論功當封而中書侍徐璜左官欲從求貨數遣賓客

就問功狀數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前事即誣毀之

也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歛請謝下遐稼翻規誓而不聽

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校戶諸公及太學

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赦天下以

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平陵

昭帝陵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

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

復扶又翻
惡烏路翻

八月緄坐軍還盜賊

復發免 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

苑光祿勲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

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毀顏謂面有憂

色臨於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十一月司空劉

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

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

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

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布列

職署

署官舍也

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

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

塞悉則翻

請下司隸校尉中二

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

司隸校尉部三輔三

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

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下選豫翻

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

有遺漏續上

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上

時掌翻

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

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為度遠

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

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

為于偽翻
上時掌翻

由是拜武威太守及

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與才畧兼優宜正元帥

元帥

謂度遼將軍也

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宥官

以為與副朝廷從之以與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

匈奴中郎將

使疏吏翻

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

熲訟寃者甚眾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

滇音種

章勇翻幾居布翻

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疾宦官

恣橫

橫戶孟翻

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

常伯之任

賢曰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

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朝直送翻

更工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

荷下放可翻

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

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即北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被皮義翻

帝不納後穆因進

見

見賢過翻

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

人省尚書事

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并翻

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

賢曰傳通也

皆用姓族

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

賢曰傳良聲令出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數所穆素角翻

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